

浅析城市形象塑造中的非遗传承与文化记忆重构

张婷, 孙雨欣

广西师范大学, 广西 桂林 541000

DOI:10.61369/HASS.2025100029

摘 要 : 为规避城市同质化发展问题, 非遗传承与文化记忆重构的双向互动成为塑造城市独特形象的关键。非遗在实践中通过具体技艺承载城市历史, 可转化为城市公共视觉符号形成差异; 文化记忆则通过现代转译、老街区活化的方式, 让历史记忆融入当代生活。二者实践互动中, 非遗丰富了城市文旅体验, 文化记忆强化了市民归属感, 但实践中存在过度商业化、脱离生活、区域资源同质竞争的问题。对此需平衡传统与现代表达、社区嵌入式传播、区域资源共享, 实现城市形象与文化遗产的协同发展。

关 键 词 : 城市形象; 非遗; 文化记忆

A Brief Analysi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and Cultural Memory Reconstruction in Urban Image Building

Zhang Ting, Sun Yuxi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0

Abstract :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urban homogenization, the bidirec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CH) preservation and cultural memory reconstruction has become crucial for shaping distinctive urban identities. ICH, through its tangible skills, preserves cities' historical legacy and transforms into visual symbols that create unique differentiation. Cultural memory, meanwhile, integrates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into contemporary life through modern reinterpretations and revitalization of historic districts. While this dynamic interaction enriches urban cultural tourism experiences and strengthens civic belonging, challenges persist including over-commercialization, detachment from daily life, and regional resource homogenization. To resolve these issues, it is essential to balanc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expressions, implement community-roote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and promote regional resource sharing, thereby achieving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urban branding and cultural preservation.

Keywords : city imag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memory

城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核心载体, 经过数千年人类文明发展出了丰富多彩的内容形式, 从而城市与城市之间由于文化的差异, 也形成了各自的形象。例如杜荀鹤在诗中描绘的“君到姑苏见, 人家尽枕河。”的苏州江南水乡的特征。但是随着城市发展, 高楼或商业街区等现代化建筑为生活提供便捷, 也逐渐掩盖城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特色。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继续发展, 塑造兼具鲜明特色和深厚内涵的城市形象, 成为城市发展中需要优先解决的重要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城市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 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对非遗进行传承创新是体现城市特色最为直接的手段, 即有利于城市文化记忆的重构, 也可以将城市现代发展和城市文化记忆有机结合, 赋予城市独特的文化标识。

一、非遗, 文化记忆与城市形象

(一) 非遗是城市文化的根源

非遗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实践, 以及与传统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1]。其范畴涉及传统口头文学及配套的语言载体、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礼仪等多个领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

统计表明,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品类丰富形式多样。截止2024年12月我国已有44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遗名录和名册, 在全球范围处于首位, 充分体现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关键地位。

如果不懂苏州评弹的吴侬软语, 就很难完全体会到苏州园林的精致婉约。城市的外在风貌或许可以模仿, 但其内在的文化气质是无法复制的, 是城市居民的集体记忆、审美和价值观的根

源,这种独特性的源头正是非遗,最终外化为这座城市特有的氛围与性格。

（二）文化记忆是城市记忆的框架

文化记忆理论的发展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20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2]。他认为记忆具有社会性,人通过社会活动获得记忆,进而记忆只能在社会框架中进行,此观点将记忆研究提升至社会心理学层面,为后续的文化记忆领域的研究搭建了关键的理论框架。之后在20世纪末,德国学者扬·阿斯曼和阿莱达·阿斯曼夫妇在哈布瓦赫记忆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文化记忆的概念。

扬·阿斯曼将文化记忆定义为“关于一个社会全部知识的概念,在特定的互动框架之内,这些知识驾驭着人们的行为和体验,并需要人们一代一代反复了解和熟练掌握才能获得”^[3]。他们认为,文化记忆是特定文化社群中所有成员共享的、经过反复实践的、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形成的记忆,具有社会性、实践性和历史性。保护历史街区、命名道路、建立城市博物馆、庆祝传统节日,这些行为本身就是依据特定的文化价值观构建一个值得记忆过去,从而为城市塑造一个完整形象。

（三）城市形象是城市印象的多维构建

城市形象是一个城市的外在行为与表现在公众心目中形成的总体印象与评价,是由城市内在与外在的总体特征和风格所决定的^[4]。其一,经济水平是衡量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城市形象的支撑力量。一个经济发达的城市,往往拥有先进的产业、繁荣的商业和高效的基础设施,这些都可以为城市形象增添现代化的光彩。其二,自然环境是天然的城市形象。例如有着迷人海滨风光的三亚、有着山水风景的桂林、以及有着美丽盐湖景色的青海等,自然风光优美、气候条件适宜再加上良好的生态环境,必然提升城市的吸引力与宜居性。其三,文化特色是城市形象的灵魂。城市的独特魅力通过历史脉络、风俗民情和传统文化来体现。经济,自然,文化等都是塑造城市形象的重要内容,城市发展需要综合利用城市自身的经济、环境、文化等代表性内容,通过多维角度建立大众对城市的印象。

非遗与文化记忆是双向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城市形象又借助多角度呈现来反作用非遗的活化与文化记忆的延续,三者环环相扣不可分割。所以城市形象的提升无法通过单一的宣传口号或地标建设完成,而是需要统筹规划的系统工程。它要求我们不仅进行有效的对外宣传,更要创造真实的对内幸福,唯有当所有维度协同共振,才能让城市既保持历史的厚度,又具备当代的活力,让城市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二、非遗传承与文化记忆重构的互动关系

以非遗为重要载体的民族文化正是在跨地域流动过程中不断生成、演化、传播和应用的^[5]。所以非遗通过文化记忆进行传播,而文化记忆则是借助非遗传承保持发展活力,两者呈现“载体传播—传承赋能”的双向互动,由此非遗既摆脱“静态标本”

的传承困境,文化记忆也在当代语境下实现活性延续,共同构成文化传承核心动力。

（一）非遗是文化记忆重构的活态载体

非遗作为文化记忆的鲜活呈现和构成要素,是社会群体历史发展、价值信仰和生活方式的综合体现。非遗一般是通过口传心授以及活动仪式等方式一代代传播,文化记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延续。

传统手工艺是典型代表。例如蜀锦技艺保留的工艺流程和图案设计,反映的不单是纺织技术还有本土文化内涵,蜀锦的图案主题多以花鸟、动物等,其中落花流水锦纹是宋代蜀锦纹样的典型代表,它通过桃花、梅花纹样以及水波纹的结合表达事业蓬勃、财源广进的美好寓意。反映出蜀地人民传统审美观念和价值取向,从而文化记忆借助非遗蜀锦手工技艺的方式得以延续发展。

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是一种无伴奏多声部合唱的音乐形式,承载着侗族千年的社群记忆,它诞生于侗族村寨的农耕生活,歌词多描绘山川草木、鸟兽鱼虫,以音乐的形式记录侗族敬畏自然与万物共生的精神观念。如今的侗族歌手不仅在村寨中延续传统演唱场景,更是走上国际舞台,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记忆传递给全球观众;甚至与现代音乐相结合创作出新的作品。从而侗族大歌不再是小众社群的专属记忆,而是被重构为具有普遍价值的文化记忆,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二）文化记忆重构延续了非遗的传承

文化记忆就像非遗传承的肥沃土壤,其中沉淀了历史故事与文化内涵,为非遗之生长提供根基。文化记忆中的历史故事、传说、价值观等内容赋予非遗深刻的内涵意义,使其更具生命力及传承价值。

民间传说是最为直观的体现。梁祝传说就是典型代表,描绘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是家喻户晓的传说故事,表达的内容不只有忠贞爱情,还有对封建礼教的反抗。现代经常通过越剧、影视作品等方式呈现,所以成为了展示传播非遗文化的重要媒介。

景德镇陶瓷技艺承载着中国千年制瓷的技术与文化记忆。但在现代工业陶瓷的冲击下,制瓷的记忆逐渐与当代生活脱节,为延续传承,景德镇通过一系列重构的手段激活非遗新的生机。手段一,复刻祭红釉、青花釉里红等传统品种,让濒临失传的技艺记忆得以延续;手段二,将陶瓷从古董收藏的角色转化为日常美学用品,让陶瓷记忆以茶具、家居摆件等角色融入当代生活场景;手段三,通过直播制瓷过程、开设陶艺体验课、打造陶瓷文化旅游的方式,让年轻人了解拉坯、施釉等匠心记忆。通过技术的复刻、角色的转变、传播形式的创新,重新在景德镇营造出了浓厚的文化记忆氛围,吸引了众多年轻人返乡学习,传统制瓷技艺重现生机,非遗传承得以延续。

三、非遗传承对城市形象塑造的作用机制

塑造城市独特文化标识。非遗作为城市文化基因之载体,与

城市地域特征、历史脉络深度绑定，是城市文化身份的特殊名片。以天津杨柳青年画为例，年画中“胖娃娃抱鲤鱼”的经典形象，承载着天津民间“祈福纳祥”的民俗文化，如今杨柳青年画已经成为天津城市文化身份的象征。定期组织与天津杨柳青年画相关的文化活动吸引游客参与，推出限量纪念品，进一步促进产品文化的传播^[6]。强化大众从“看年画”到“看天津”的过程转换，进而深化大众对天津的城市文化认知。

这种转换可以利用视觉符号的形式，让城市非遗资源进一步融入城市公共视觉系统，例如许多城市将非遗元素如剪纸纹样或者皮影造型融入城市标识设计，使用在诸如路灯，公交站亭等城市公共设施装饰中，完成非遗从“小众技艺”到“城市公共视觉语言”的转变。这种依托非遗文化差异化城市形象的构建路径，一定程度上既传播发展城市的非遗文化资源，又避免城市同质化，形成独特竞争优势。

丰富城市文化体验。非遗的传承不能局限在“保护式留存”的观点上，而是融入大众，成为居民生活和游客旅行的一部分，不仅可以丰富城市文化体验，也促进城市文旅产业和市场的发展。一方面，非遗与城市公共空间的深度融合，催生了类似文化街区等新型公共场景，以及城市中的例如戏剧等的非遗表演、和类似秦淮灯会的民俗节庆活动，都让非遗成为市民生活的“文化仪式”，增强了城市的文化氛围。四川自贡灯会始于唐宋年间，历史悠久，如今发展成为四川南部地区固定的大型民俗活动，当地政府利用传统节日前后张灯结彩的习俗，打造了以灯为主题的城市非遗空间，具有浓郁地方风情和民族特色。另一方面，非遗与城市文旅产业的融合，推动了体验式旅游的开发，为城市文旅注入了“深度体验”的内核，出现了例如景德镇陶瓷制作体验的非遗研学，非遗元素的餐厅等主题消费场景，以及广州永庆坊和成都宽窄巷子等主题街区。

增强城市文化认同感。非遗通过群体记忆直接参与城市文化价值与审美取向的构建^[7]。非遗传承中人与人的参与共筑出城市文化共同体。例如龙舟协会、传统戏曲社这种民间非遗社团，通过共同文化爱好在市民之间形成独立社群，定期举办相关文化活动，强化市民对“我们都是这座城市文化传承者”的观点。这种归属感打破群体界限，老居民通过非遗技艺向新市民传递城市记忆，游客通过参与非遗活动感受城市温度，非遗在传承发展过程中成为了连接不同群体的文化纽带。

四、文化记忆重构在城市形象塑造中的价值体现

延续城市历史文化脉络。挖掘城市历史，弥补城市化的“记忆空白”文化记忆重构的关键。许多非遗技艺不仅是一种技艺，更承载城市产业发展历史，例如北京景泰蓝或者景德镇的陶瓷都有经济价值，是各自城市传统产业的核心，还与城市文化紧密交融，对这些非遗的历史发展进行信息梳理，可以使城市历史文化脉络得以清晰完整地呈现。

提升城市文化传播。文化记忆重构并非复古，而是让历史记忆与当代生活融合，扩大城市文化传播。从表层来看，传统纹样

如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纹样、苗族银饰纹样等元素被应用于现代服装、家居、数码产品等生活场景中，让城市文化记忆以“时尚化”“日常化”的方式进入生活；从深层来看，城市文化作为城市对外宣传的核心内容，通过民俗活动，非遗博物馆，城市宣传片等方式，能够多层次地展示城市文化，让城市文化记忆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

支撑城市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文化记忆的支撑，利用文化记忆为导向可以避免城市发展中同质化与破坏性开发的问题。在城市更新过程中，以文化记忆为指引对老旧街区进行活化改造而非推倒重建，既避免趋同化的商业街区模式又让老街区焕发新生。永庆坊是广州市首个以非遗保护传承为核心的主题街区，永庆坊的改造保留了原有岭南建筑风貌，遵循建新如故原则，融入诸如非遗大师工作室等文化体验场所，既带动当地旅游发展，又让传统岭南建筑文化在现代城市空间中焕发新生。

五、城市形象塑造中非遗传承与文化记忆重构的问题分析

过度商业化导致本真流失。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过度的商业化发展导致文化沦为商业噱头，使非遗的核心技艺与文化内涵被简化。在生产过程中，为了降本增量对非遗的核心技艺进行大幅简化或者使用替代材料，导致非遗产品质量大打折扣，失去原有的精妙与独特；同时，为迎合大众快节奏消费需求，非遗被过度娱乐化和表面化处理。传统手工艺的展示形式大于展示内容，观众难以从中感受到非遗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底蕴，长此以往，文化的本真性将逐渐流失，诸如手工陶瓷这类手工艺品，其独特手工拉坯、绘制纹理等技艺被机器批量制造所取代，使手工制品失去原本温度与艺术价值，破坏了原有文化韵味与仪式感。

博物馆式保护导致与生活脱离。部分城市将非遗集中在博物馆或文化场馆展示，未融入居民日常空间，文化记忆成为“远观的展品”而非“可参与的生活”。例如将广绣、木雕等非遗项目集中在非遗展览馆内，仅在工作日开放，且需购票进入，社区居民尤其是上班族和学生群体将很少有机会进行参观；展览馆内仅陈列广绣成品和木雕摆件，无法亲手尝试广绣针法，也不能让木雕艺人修复家里的老家具，导致文化记忆难以与人的生活产生交叉，社区年轻人会产生“广绣是老古董，和我们没关系”的想法，从而降低了人们对于本土文化记忆的认同感。

资源整合困难导致同质发展。相邻城市地区由于地理位置相近、文化背景相似，非遗资源往往存在同质化现象。导致区域间为吸引游客、发展文旅产业而陷入恶性竞争。例如同为江南水乡文化氛围的古镇，都以水乡风光、传统民居、特色小吃等为核心打造非遗旅游资源，争夺客源带来的是不断通过压缩服务成本的手段降低门票价格，使旅游体验变差，进而影响整个区域非遗旅游的口碑和发展。

2024年提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实施情况的报告》中可以了解到，近年非遗调查工作中，各地区在非遗保护和传承

工作中缺乏有效的沟通协作机制，没有形成统一规划布局。这导致跨区域文化记忆的体系构建缺乏统筹协调，非遗资源整合困难难以实现区域间的协同发展，无法形成有强大竞争力的跨区域文化记忆品牌，不利于城市与城市之间形象的整体塑造和文化记忆的传播发展。

六、城市形象塑造中非遗传承与文化记忆重构的优化策略

平衡传统与现代的记忆表达。在城市形象塑造过程中，保留文化内涵同时创新记忆的呈现形式至关重要。从延续传统的角度看，要深入挖掘非遗所蕴含的历史故事、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确保在传承过程中不丢失其本质特征；从现代化发展的角度看，要积极创新文化呈现形式，以适应现代社会需求和审美趋势。非遗的展现形式正逐步从传统的静态展示向沉浸式体验、活态传承的新模式转型^[9]。在真实体验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科技手段，如多媒体展示、互动体验等，让非遗以更为生动的方式呈现，同时开发出具有实用价值的非遗产品和服务，使非遗真正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做到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实现记忆的现代转化，为城市形象塑造赋予鲜活生命力。

社区嵌入式发展。非遗和文化记忆说到底都是以人为核心，因此传承和重构应该跳出博物馆保护的单一思维，将文化嵌入居民以及游客的生活场景中，让文化记忆成为可感知、可参与、可收益的生活内容。例如杭州在社区打造非遗生活圈，将杭绣、南宋官窑、西湖绸伞等非遗工坊搬进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居民可预约免费的杭绣体验课，用布料绣制手机壳、围裙等日用品；为社区老人提供公益服务，修复家里破损的老瓷碗、瓷盘，同时讲解官窑工艺特点；社区超市还设立非遗专柜，售卖居民亲手制作的

杭绣香囊、绸伞装饰画等手作。这种非遗与便民服务结合的模式，让文化记忆不再是“远观的展品”，而是居民能用得上、玩得着的生活内容。

加强区域文化协同发展。搭建区域非遗资源共享平台可以有效避免资源的重复利用，同时打造跨区域文化记忆的特色品牌，提升区域文化整体竞争优势。据2025年发布的《“跟着非遗游长江”非遗旅游地图》中了解到，该地图整合了长江流域的非遗资源，涵盖24个城市、52个非遗与旅游融合点位、104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全面呈现长江流域非与产业间的融合发展，既体现长江文化生态的多样性，又为游客提供一条了解长江文化的新途径，极大地推动长江文化之间的交流传播。

七、结论与展望

总言之非遗传承是城市独特文化标识的源泉，每项非遗都是城市历史文化的鲜活见证，如景德镇的陶瓷制作技艺就是北京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极大提升北京的城市辨识度。重构文化记忆则能增强城市居民文化认同感，通过类似修复老街区、重现传统节日庆等方式，使居民在生活中和心理上都与城市产生羁绊，对城市的归属感更加强烈。二者的融合发展将为城市的文化形象带来独特魅力和持久活力。

眺望前路，城市形象的塑造之路必然会朝着与非遗传承和文化记忆重构深度融合的方向迈进。随着人们对文化内涵的不断重视，城市间的竞争将逐渐由经济层面转向文化层面。科学技术将成为其助力，目前科技与文化的结合已初见成效，利用虚拟现实等技术打造沉浸体验场景，让文化更生动地呈现。城市中产业融合也将加速，文化与旅游、文创等产业结合，创造出更多元化的产品和旅游项目。

参考文献

- [1] 莫延花. 非遗保护工作在文旅融合中的作用 [J]. 中国土族, 2024, (04): 66-68.
- [2] 张一杨. 镜头背后的文化记忆 [D].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023.
- [3] 扬·阿斯曼.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4] 杨琴. 论武汉城市形象的定位与提升 [J].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6, (01): 10-13.
- [5] 孙九霞, 罗意林. 非遗在民族文化中的嵌入与流动：“三交”驱动和认同强化 [J]. 文化遗产, 2024, (01): 9-17.
- [6] 徐承宇, 常轩璐. 杨柳青年画元素在文创产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J]. 天工, 2025, (02): 69-71.
- [7] 彭莹.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城市文化建设互助研究 [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2019, 40(01): 102-108.
- [8] 高盟, 夏雪莹, 郭展希. 数字影像技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创新应用 [J]. 现代电影技术, 2025, (06): 28-35.